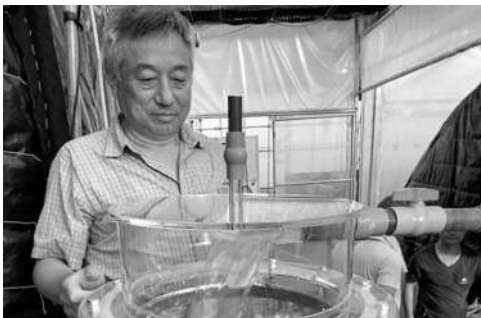




面孔

跨界教授



在宁夏银川贺兰县的养殖基地里，一位戴着草帽的老教授正蹲在虾池边观察水质，他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云岭。临近退休之年，他带领团队扎根西北6年，打造了亩产1500公斤的产业奇迹。

2018年，当段云岭第一次来到贺兰县时，当地养殖户正为南美白对虾的成活率发愁。传统养殖方式不仅产量低，还面临水体污染难题。他敏锐地发现：虾也需要一个健康的“朋友圈”——由细菌、藻类等微生物组成的生态系统。

“第一次试验只捞出3公斤虾，我们就着闷酒把虾煮着吃了。”段云岭笑着回忆失败经历。正是这种务实精神，让团队最终攻克了复合生物絮团技术，为对虾打造出了理想的生长环境。从修理厂钳工到留英博士，再到跨界养虾专家，段云岭用行动诠释了“科研就要解决实际问

题”的信念。如今，已过退休年龄的段云岭仍在完善他的“立体养虾工厂”蓝图。在他身上，有着科学家的本真模样：既能在实验室攻坚克难，也愿在田间地头传授技术；既有攀登学术高峰的智慧，也有扎根泥土的坚守。

既暖又酷的青春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门诊大厅，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大学男生背影悄然成为焦点。面对旁人的目光，这名叫作小万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大四学生却鲜少解释。直到最近，当他的造血干细胞被送往远方，拯救一个素未谋面的生命时，人们才读懂这份沉默背后的重量。

三年前，小万签下血样入库同意书，成为中华骨髓库第19641例捐献者。今年年初，当成为那个“被选中的人”时，小万没有丝毫犹豫，用十万分之一概率的“生命奇迹”，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另一种可能。住院捐献前夕，小万终于揭开了留长发三年的谜底——他计划待头发长至30厘米时，将其制成假发捐赠给癌症患者：“化疗夺走的不仅是健康，还有尊严。我想保护他们的心。”

小万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正是这种不声张的善意，让“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落地生根。

小万用行动证明：青春的选择，可以既酷又暖——留长发可以是为了赠予他人新生，学医的理想也能以另一种方式提前绽放。

真实的魅力



近日，杭州丁兰实验中学的语文教师王杨军在网络上分享了初三三年级学生张潇冉的作文《旧轨还乡》。张潇冉出生在杭州，但她的心始终牵挂着内蒙古乌兰察布——那个有草原、有骏马、有父亲驰骋身影的远方。

在寒假回乡的火车上，她观察到了一对爷孙的互动：爷爷蜷缩在卧铺尾部，只为让孙子睡得安稳；孙子掀开窗帘，好奇地张望窗外飞逝的风景；当乘务员推销零食时，爷爷毫不犹豫地买下，只因一句“孩子爱吃”。这些细微片段，被她如实记录下来，化作了一篇打动人心的作文。

“没有观察过生活，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王杨军说。在课堂上，张潇冉朗读了这篇作文，全班安静聆听，有人红了眼眶。网友看了视频后点评：“句句不提思念，句句都是思念。”“听哭了，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

在“速食文学”盛行的时代，张潇冉的作文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恰恰是因为它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回归最朴素的情感表达，记录下了真实的生活肌理与人间温度。正是这份“真实”，打动了万千网友。

（本期点评：胡若晗）

山仑院士： 我的根已经扎进黄土，拔出来会疼

大家
口述

本报记者 梁丹 通讯员 杨远远

山为姓，仑为名，这是来自我父母的祝福，他们希望我能以昆仑山的威武和黄土高原的雄壮为榜样，顶天立地，为国家作贡献。

1933年1月，我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父亲在一家报关行当职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

从我记事起，就是在母亲“要好好学习”的教育中长大的。母亲对孩子很严格，常常对我和哥哥强调“不受苦中苦，难成人上人”的观念，她反对孩子们长大后从政或者经商，她认为，努力学习并掌握一门技术的人生更有意义和价值。母亲十分爱国，读过书，懂历史，她常常给我们讲1840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她崇拜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岳飞、林则徐等人的故事。

当年虽然国家动荡，家庭经济拮据，但是母亲从未放松我们的学习，并始终激励我们要发奋读书、靠知识生存，是母亲的坚持不懈，让我最终进入了通往科学圣殿的大门。直到今天，我仍然倍感幸运和感恩。母亲留给我的爱国、刚毅、正直、宽厚、忍耐、乐观、上进等品德更成为我终身享不尽的财富，使我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执着地坚持理想，勇敢地面对困难，能够宽容地待人，公正地处事。

旧中国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但同时，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也更加坚定了我发奋读书的决心，坚定了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感。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我在学习方面并未表现出任何优于别人的天分，我记忆力一般，学习成绩中等。上小学时，数学等作业常需哥哥辅导着完成，哥哥有时也难免抱怨：“你怎么这么笨呢！”我还记得有一次地理课上的画图作业，也因完成得不好被老师打回重做。

1950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父亲不大赞成，因为按家当时的经济条件，供养两个大学生存在困难。但一心想让我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母亲极力支持。最终，我考入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由于爱好文学，我起初有学文的意愿。但老师动员说：“要有出息就学一门技术。”受这种思想影响，我报了农学院。现在回想，报考的时候自己对学农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认识，似乎仅仅是出于一种亲近大自然的心境吧。但谁能想到，这看似随意的选择，却框定了我一生的选择。

读书时，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植物生理学和土壤学，一是因为这两门课的老师教得好，吸引人；二是我本身喜欢大自然、对植物生命活动规律、土壤中物质运动规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内容充满了兴趣。因此，虽然这两门课相对于其他课程更复杂，但还是激发了我努力探究的欲望，所以成绩很好。后来我选择从事抗旱生理研究，到开辟出旱地农业生态新领域，其实都起源于大学时感兴趣的这些专业课。

速写

本报记者 杨国良

早上7点，天刚蒙蒙亮，重庆市城口县坪坝初级中学教师王升富就拿着课本和教案走出了宿舍，他的住处紧挨着学生宿舍，看到还没有进教室的学生，他会习惯性地喊上一句：“动作快点儿，别迟到了！”

走下两个台阶，再转过一个弯，就到了教学楼。从咸宜乡中心校、明通初中、修齐中学再到坪坝初中，王升富走过了40多年的乡村教育道路，从青年走到两鬓斑白。2024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跟孩子们学习相关的事，都是大事

“遇冷结成疙瘩，乌云深处为家。出门敲锣打鼓，一来就毁庄稼。孩子们，猜猜这是什么？”在教室里，王升富提问道。学生们齐声回答：“冰雹！”

“教初中学生，先要培养学科兴趣。培养兴趣，就要找到学生的兴趣点，这是年轻老师给我的建议。”王升富之前担任了很长时间学校管理工作，临近退休，重回到一线任教。为此，他主动跟年轻老师请教低年级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上，王升富既传统又“时髦”。翻

西吉、海原、固原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如今，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已经成了寸土寸金的“金沙滩”。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封信感谢信里，这样写道：“宁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初，山仑等专家进入上黄村等地，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使生产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山仑，“黄土高原上的昆仑山”。作为我国“旱地农业”的奠基人、作物生理学和作物栽培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是最早倡导加快我国旱地农业发展的专家之一，他主张将提高旱农生产力和改善旱区生态环境相结合，并成功地将旱农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加以衔接，形成了从基础到应用的旱农技术体系，探索出了旱地农业良性生态体系的新路子。



山仑常年坚持在田间工作。受访者供图

大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实践精神一般，一段时间里对上实验课缺乏兴趣。还记得一位负责实习的老师曾这样对我说：“你在实习方面应当像在学习上一样的好。”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这个缺点，我也改了几十年。

改正大学时的缺点，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也是推动我后来事业成功的一个要素。我认为，科研能力必须通过实践环节，在解决具体问题中提高。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不通过实践，就不会转变为较高的科研素质和能力。后来，我也是用几十年的亲身实践，证实了实践的不可替代性。

1954年8月，大学毕业后，带着“服从党的分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革命热情，带着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豪迈和激情，特别是母亲的希冀，我来到了陕西杨凌，开始了扎根杨凌60多年的科研生涯。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黄土高原，老师带我们在甘肃天水、定西、兰州等黄土丘陵区调查，我震惊于那样的广种薄收、劳而无获，痛心于那种烧草根、吃糠面的艰辛生活。

特别是在甘肃定西，我目睹了这一幕场景：农民跪在龟裂的田埂上祈求雨水，孩子捧着掺了草根的糠面糊糊。一位老农拉着我的手：“专家同志，咱这地真能长出粮食？”我喉

咙发紧，答不上话。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看到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干旱问题的严峻，意识到了自己即将开始的这份科学事业的艰巨和重要。

20世纪70年代，我们去陕西西安寨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的前身茶坊基点锻炼，团队挤在土炕上，每个炕都被挤得密不透风，翻身要喊“一、二、三！”不然一个人难以完成，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工作热情很高，干劲很大。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上，艰苦已经成为幸运和自豪的组成部分。

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将西海固定义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979年，我受命担任固原基点负责人，从安塞转战固原。这里也成为我全面开展旱农研究的现实根源，成为我的主战场。我在这里总结出了粮食生产是自给性的、林业建设是保护性的、牧业生产是商品性的“三性”概念，明确了当地的自然与经济优势，肯定了固原县农林牧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也是在黄土丘陵区农业建设目标上“三性”概念的首次公开提出。

1981年，我被任命为固原县委副书记，也是中国科学院人员里最早被地方任命的科技副职。1982年，王升富基点在上黄村建立了试验示范区，这里生态经济严重失调，资源环境

重庆市城口县坪坝初级中学教师王升富——

“学校和孩子就是我的世界”

开王升富的教学课本，每页都是满满的批注，上面写着章节必背知识点、重难点提醒、拓展知识补充等。他还自己制作教具，有时还结合乡村教育的“土法”，教学生记住一些知识点。

如今，王升富是县里的专职督学，每学期他都要参加县里组织的各种听课活动，认真记录、评课。他评课时有一个特点：不是就课论课，而是积极提出一些普遍性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研究，以求有更大收获。

除了听课之外，王升富还经常翻阅一些教学参考资料，把一些新的教学理念当作宝贝一样记录下来，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研究，把每个步骤都记在笔记本上，进而写成心得体会。

“要想让学生教好，老师首先要跟上时代；而且，跟孩子们学习相关的事，都是大事。”王升富严肃地说。

孩子像春天的幼苗，需要全力呵护

1984年师范毕业后，王升富一直在乡镇中小学任教。在他看来，孩子就像一棵棵春天的幼苗，需要倾尽全力呵护。

曾经，王升富的班里有成绩很不错的

男孩要辍学。这个男孩父母身患残疾，家庭不富裕。为了让他重返校园，王升富决定家访。崎岖的山路上，王升富从早晨走到中午，终于找到了男孩的家。“不管怎样先让孩子回来上学吧。”王升富苦口婆心地劝说男孩父母。最终，在王升富的努力下，男孩重新回到了课堂。

凭着这样的坚持，王升富把很多孩子重新拉回了学校。他说：“如果不读书，孩子很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

平时对待学生，王升富也是倾注了无尽的爱。哪个学生家庭有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多方了解，并且热心帮助；哪个学生在纪律上有不良表现，他总会耐心教育。“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没人照看，放假期间我也把他们喊到学校，看看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有没有需要帮忙的。”王升富说。

到了周末，王升富就从老师变成了“家长”，他给留守的孩子买各种生活用品。遇到孩子们生病，他就临时当起兼职“医生”。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现在已是城口县沿河乡党委书记的谭天平是王升富教过的1999级学生。他至今仍记得，自己上初中时得了急性肠胃炎需要输液，家又离学校很远，没有家人照看，是王

的利用与保护呈现出尖锐矛盾，我们以生物措施为主，采取了一先行(草灌先行)、二侧重(侧重抓人工种草,侧重抓旱作农业与化肥深施)、三同步(退耕种草、提高粮食单产和发展牧业同步)的技术路线,到了1985年,上黄试验区林草覆盖率达到70%,粮食单产提高91%,人均纯收入达355元,比试验区建立前提高了5倍多,农民捧着金灿灿的麦穗笑出声来。

我们探索实践的“上黄经验”——“宜林荒山绿化，坡耕地梯田化，平川地高效集约化，不断提高生态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科技意识和致富技能”，成为宁南山区生态治理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称赞并要求在西部地区推广。

在我看来，一辈子哪怕只干好一件事，就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长期培养。20世纪80年代，我曾有三次离开杨凌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我都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的事业就在黄土高原，我的根已经扎进黄土了，拔出来会疼，我必须留下来深扎黄土，我舍不得离开。

20世纪90年代，当时有关旱地农业生态研究已经系统开展，但节水农业是当时国家的需求，我开始向节水农业研究方向转移。我看到了水资源紧缺问题更有普遍性和重要意义，同时节水与抗旱本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于是我开始在多种场合，利用多种机会大力宣传并倡导节水农业。

我的治学格言是“遵循科学道德,倡导科学精神;实践——科学精神的基础,创新——科学精神的本质,奉献——科学精神的灵魂”。这是我在整个科研生涯中为自己树立的一个标尺,也是我在后来培养学生过程中潜移默化灌输的以“为人”为核心的“为学”之道。

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我一直注重“吃苦”教育，“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这也是我从小从母亲身上受到的启蒙教育之一。我始终认为，吃苦精神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素质。

跟随我时间最长的一名学生邓西平，我安排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固原基点，七八个人挤在一张炕上，喝混着泥沙的窖水，吃泛着土腥味的清汤面，实地熟悉黄土丘陵区的地貌特征。还记得邓西平第一次喝窖水后腹泻了三天，我笑着说：“这水比苏联的伏特加烈多了！”

“博学”也是我一直注重的，我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博览群书，才能全面发展。在新知识、新技能面前，我始终把自己当成学生，不仅自己努力学习，也向有一技之长的人去学习，在我心里，有些领域，学生也是我的老师。

我们这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主修的都是俄语，直到80年代才参加了英语培训班但学得不好。后来我就自学，快50岁了还和青年人一起背单词、听录音、练口语，硬是学会了。1987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第一次用英语主持了大会还作了报告，这激励我继续学习。1995年，在日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我又用英语作了报告，会后也能自如地和国外专家交流。除了自学，我也时常向我的研究生请教，英语就这样学了出来。我对计算机的学习也是同样的，向年轻人学习，因为这些都是对工作有益的新鲜事物。

如今，回望科研历程，我觉得以穷追不舍和持之以恒的精神追求目标很重要，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有系统性和连续性，虽然我遭受了很多挫折和困惑，但它们没有击败我，因为我始终相信坚持正确的方向不动摇，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责任心和事业心，毕竟科研是个积累过程，中间难免遇到困难，所以能否看准目标坚持下来，是否将研究做好的重要因素，坚持住是最重要的。

升富一直陪在身边照顾。

40多年来，王升富教了20多届、上千名学生，城口县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学生。“看到学生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是我最感到幸福的事情。”说起自己的学生，王升富的眼里闪烁着亮光。

为乡村教育尽力是我一生的追求

王升富爱学生，也深爱着这片校园。有一年，学校因山洪而断水。王升富就和同事们一起，踏着泥泞的山路，前往5公里外的山上水源地维修。

山上蚂蚱多，维修回来后，王升富被咬得全身是伤。但他顾不上处理伤口，就先去看看供水是否恢复了。

2020年，王升富卸下担任了19年的校领导职务。城口县教委准备安排他到一个“清闲”岗位过渡，但他坚持回到教学一线。

“王升富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教育岗位上，为我县年轻教师树立了良好榜样。”城口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教委主任唐真兴说。

再有一两年，王升富就要退休了。说起最大的心愿，他袒露心声：“学校跟孩子就是我的世界，能为农村孩子的教育尽点儿力是我一生的追求。”